



百年沧桑之

亂世風雲

★ 王天义 著

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

乱世风云

王天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PI) 数据

乱世风云/王天义著

香港: 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9881757999

出版发行: 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

香港筲箕湾耀兴道 3 号东区广场 22 字楼

电话: 2573 2253 传真: 2572 7307

承印: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1

字数: 593 千

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代序

老友王天义兄的五十万言煌煌巨著《乱世风云》一书，几经修订，业已定稿，即将问世。我有幸先睹为快，阅后颇有感想，很想说几句话。如果说是序言，笔者实在不敢当；如果说是书评，又嫌分量不够。这篇短文，姑称之为“代序”，其目的极为简单，不过是向读者介绍作者，一谈其人，二谈其书，以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此书的内容而已。

先谈其人

我称作者为老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的年龄，作者年近古稀，我更痴长，已近九旬，岂可不谓之老；二是指的订交时间之长。我们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认识，至今已有二三十年之久，当然称得上老友。当时他在四川省涪陵市任副市长，我则在重庆师大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主任。因为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曾于1862年春进军涪陵，留下一些文物古迹。涪陵市建委拟在城南的望州公园中修建翼王台与石达开塑像，以纪念石达开，发展旅游事业。那时候对石达开的评价说法不一，有人认为石达开远征不返，是分裂主义者，不能肯定。涪陵市为了慎重起见，派人到处访求熟悉石达开史事的学者征求意见，最后找到了我。我向他们建议：个人的意见不足为凭，最好是在涪陵市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太平天国史学术会议，专门探讨对石达开的评价问题，作为根据。后来会议在1987年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基本上对石达开抱肯定态度，无人赞同石达开分裂之说。翼王台与石达开塑像先后修建完工，至今保存完好。天义兄是学工科的，他之出席这次会议，只因为他是副市长，大家原未料到他会写论文，估计他即使写了也不过是一篇应景的文字而已。想不到他竟写出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就太平天国诸王的矛盾分析得鞭辟入里，对洪

秀全的昏聩自私批判得义正词严，从客观形势上来评论石达开的远征失败的原因和责任，使不少内行为之击节赞赏。他文章中的几个主要论点和我的论文不谋而合所见略同。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就迅速地从相识上升为相知，从泛泛之交上升为文学之交，道义之交。

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他在本行工作上（管工业）是一把好手，曾经让几个濒临倒闭的工厂起死回生；对行政工作也是一员干将，为涪陵市的发展做了不少实事好事。尤其难得的是，他理论功底扎实，下笔成文，即席赋诗，在文学方面有较高的素养。这一点，从他后来送给我的已出版的一些诗文集得到证实。

中国的知识分子，过去称为文人的，有一种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在当官的时候忠于职守，从政、领军、兴修水利，什么都干，而且干得很出色。例如范仲淹曾经担任过防御西夏的边防军统帅，也曾入相，进行变法。王安石更是一个为了变法而奋斗一生的著名改革家。但在退休之后，都是诗文传世，而且诗文也各有特色。陆游和辛弃疾本不是什么诗人和词人，年轻的时候，为雪国耻，仗剑从军，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后来国事日非，韶光易逝，英雄已老，壮志难酬，才在“拍遍栏杆”无可奈何之时，把胸中块垒，化为千载之下犹能激动人心的壮丽诗篇，传之后世，鼓舞后人。也就是说，这种优良传统是，在位之时，拼命干事，做出成绩，做出贡献；退位之后，才有时间去从事平时所爱好的吟诗作文，而且能有诗文传之后世，一生勤奋，不使光阴空过。

许多老同志想写的东西，大都是自己的回忆录。由于各人所从事的工作不同，所处的环境各异，每个人所写的虽然只是各人的遭遇，自己的历史，但是把千万人的历史汇集起来，也就成了一部大历史，一本大史书。从纵的方面来说，足以反映我们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的一部分，一个阶段；从横的方面来说，足以反映，我们历史中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中变化最大的时代，动荡最多的时代，可歌可泣的时代，可圈可点的时代……

天义兄所想写的，不只是个人的遭遇，个人的历史，而是有一个雄心壮志，他要写一部足以反映这个百年沧桑的大时代全貌的史书。

再谈其书

感谢他对我的信任，把这个庞大的计划告诉了我。这部书的总书名叫做《百年沧桑》，其中分为上编、中编、下编三部分。上编书名为《乱世风云》、中编书名为《荒唐岁月》、下编书名为《苍天有眼》。这三本书各写了什么内容，聪明的读者只要对总书名与三本书的书名认真思考片刻，也就心中有数了，无须再加说明。有时候，话说多了，反而惹人讨厌。

看书名，俨然是一部足以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全貌的史书。像“治世”、“乱世”、“春秋”“岁月”都是古今史书常用的名称。但是这几个书名也都颇有文采，如果用来作为历史小说的书名，亦无不可。天义兄之所以不写史书而写历史小说，我想大概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要写史书，需要事事有根据，字字有出处，工作量太大，花费的时间太多，就是自幼而学的专业工作者，要写这百年沧桑，也得用上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何况天义兄是半路出家，难度更大。他又是一个急性子，决心做一件事，总希望早日见成效，衡量自己的时间、体力各方面的条件，不想长时间地磨下去，所以决定写历史小说。

二：要写史书，受到体例的限制，只能从小到大，从一乡一城、一县一省写起，使自己的思想受到约束，不可能“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一下子就写出一篇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来。李白如果去写史书，只能说庐山瀑布有多高多宽，海拔多少，就写不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种气势来。从天义兄的性格而言，要想展其所长，还是以写历史小说为宜。

三：现在的人，忙得要命，叫他坐下来读史书，几乎没有什么可能，史书写成之后，也只能放在史学家的案头，“以供参考”而已，很难普及到广大读者的手中去，倒是一部历史小说，说不定还能不胫而走，更快地为群众所接受。比一部史书更起到传之后世的作用。

这部《百年沧桑》三部曲的工作进展如何？简言之，第一部《乱世风云》已经成书，即将送到读者的手中。读者可以通过书中某

些人物，某些情节，生动地、形象地看到从清廷解体到全国解放这几十年间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全貌。这部五十万言的大著是用了多长时间写成的？也可以说用了几十年，这是指的体验生活与收集素材的时间；也可以说只用了几年，这是指的伏案写作的时间。第一本书出版之后，第二本第三本成书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因为酝酿既已成熟，下笔必然流畅。《荒唐岁月》现在已经动笔，作者写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最熟悉的生活，只会越写越快，文思有如潮涌。想拖拉都不可能。但愿几年之后能让读者们得窥全豹。

这部《百年沧桑》的大书所写的时代极为清楚，上起辛亥革命，清廷解体，下至眼前。所写的空间也不难说清，那就是过去四川省所属的涪陵，现在重庆市所属的涪陵区。一部历史小说，尽管可以通过作者的行踪所至，写到五湖四海，但是一开始，作者总得有个立足点。这部历史小说的立足点就是涪陵，书中称为江城。他采用了现代电视剧的一些写法，虚虚实实，不全采用真人真事的新闻写法，以免在细节上纠缠。历史小说虽然基本是历史，但它也是小说，可以在无关宏旨的细节上做一些虚构，这样就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此书在反应时代的面貌，反应历史中主要人物的是非功过，是一点不含糊的。但是在细节上，为了增加“可读性”，有时候也有一些虚构的部分，这叫做“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符合文学作品的要求。

除了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之外，此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也具备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的特色，有头有尾，各个情节相互呼应，而不是一盘散沙。例如书中主要人物李蔚如、唐春生、曾海山等人，前面既有他们的故事，后来也有所交待。把足以反映时代面貌的许多真实的小故事交织起来，构成一个大故事，成为一个有机体。这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独具匠心。

在此，谨写出自己的一些感想，以表示对老友大著问世的祝贺！

史 式

2009年10月29日

目 录

第 一 章	游子归来	心境不同	幸遇名伶	怜香惜玉	…… (1)
第 二 章	谋掌警署	暗藏玄机	袍哥相助	巧夺兵权	…… (16)
第 三 章	衔命来归	博弈涉险	他乡遇旧	情满三峡	…… (30)
第 四 章	谋定而动	调虎离山	和平反正	走向共和	…… (45)
第 五 章	烟花柳巷	密谋造反	将计就计	扫平叛乱	…… (59)
第 六 章	接风饯别	四喜临门	相忌相成	巧设笔阵	…… (73)
第 七 章	潜龙衔命	护国讨袁	血染沙场	九死一生	…… (87)
第 八 章	英雄美女	洞房花烛	彰显忠烈	悟道入佛	… (101)
第 九 章	授业传道	恩深情重	话别叙旧	离经叛道	… (114)
第 十 章	虎师还乡	情天恨海	自取其祸	逼上梁山	… (127)
第 十 一 章	贺龙驻节	突袭受挫	剿抚兼施	功亏一篑	… (141)
第 十 二 章	难易相成	解甲归隐	参禅悟道	求索真理	… (154)
第 十 三 章	服膺马列	办学育人	痛悼伟人	重出江湖	… (169)
第 十 四 章	父子争锋	情深义重	共济时艰	香消玉殒	… (184)
第 十 五 章	真情谏友	创办联团	推动助澜	合纵联横	… (198)
第 十 六 章	计说郭刘	潜心办学	推动农运	谋定而动	… (212)
第 十 七 章	初战告捷	计攻凤江	斗智斗勇	胜利凯旋	… (226)
第 十 八 章	弥合分歧	演武定亲	乱世骑墙	力挫神兵	… (240)
第 十 九 章	风云诡谲	狼狈为奸	美女求官	毒计连环	… (254)
第 二 十 章	力排众议	慷慨赴义	落入圈套	悲壮牺牲	… (267)
第 二 十 一 章	谎言脱罪	远走避祸	澄清是非	策划抗捐	… (281)
第 二 十 二 章	传檄讨贼	兵临城下	敌众我寡	功败垂成	… (294)
第 二 十 三 章	检讨得失	接受改编	疯狂报复	袍哥抗争	… (307)
第 二 十 四 章	大军裹胁	计划受挫	白云深处	再起狂澜	… (321)
第 二 十 五 章	设伏歼敌	巩固发展	大胆抗辩	舍命锄奸	… (335)

第二十六章	祸起萧墙	独裁篡权	血雨腥风	遗恨绵绵	… (349)
第二十七章	正邪较量	天地同悲	光庭归来	父慈子孝	… (363)
第二十八章	师友之间	生离死别	历史回眸	孤独求索	… (377)
第二十九章	否极泰来	乡村改造	纵论文化	多难兴邦	… (387)
第三十章	祸福相依	外御其侮	上海事变	痛失挚友	… (401)
第三十一章	安内攘外	丧权辱国	血战川陕	历史萌动	… (414)
第三十二章	左支右绌	康伟还乡	春香水暖	文化拷问	… (427)
第三十三章	内忧外患	同室操戈	兵败祁连	拷问历史	… (442)
第三十四章	父子重逢	劝说刘湘	七七事变	团结御侮	… (457)
第三十五章	全面抗战	华北溃败	首战大捷	寸土寸血	… (470)
第三十六章	迁都惊梦	血战明志	出师未捷	魂归天府	… (483)
第三十七章	武汉撤退	悲壮诀别	敦刻尔克	彪炳千古	… (498)
第三十八章	战局对峙	纵谈时局	神游天国	沧江船歌	… (512)
第三十九章	师友重逢	新年茶话	风云突变	临危受命	… (528)
第四十章	油厂视察	突遇轰炸	夫妻同殉	官民共悼	… (544)
第四十一章	为民请命	喜迎新春	坚持斗争	预测胜败	… (557)
第四十二章	乾坤倒转	胜利狂欢	宜昌受难	命运悲叹	… (571)
第四十三章	神话民俗	龙舟竞渡	逆势而行	潜龙勿用	… (585)
第四十四章	选举交易	风潮迭起	残梦破灭	相濡以沫	… (599)
第四十五章	再遭横祸	死而复生	失学拜师	龙泉论佛	… (613)
第四十六章	畅游龙洞	法师坐化	改天换地	尘埃落定	… (628)
后 记					

第一章 游子归来 心境不同

幸遇名伶 怜香惜玉

一江春水，万顷惊波。英商利川轮拉响长长的汽笛，准备靠岸。头等舱外，两位远道归来的游子各怀心事，并肩而立，凭栏远望。年长者四十开外，眉毛粗短，豹眼突出，胡须发黄，一身做工考究的苏绣长袍仍然不能掩盖内心的躁动和粗俗。他叫潘文浩，武进士出身，曾任正五品御前侍卫，颇得光绪信任。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重掌朝政，光绪就囚瀛台，康梁逃亡日本，六君子被斩杀于菜市口。他受到牵累，贬任西安都司之职。仕途无望，愤愤不平，常在风月场中醉酒牢骚，被人告发，获罪再贬，削职还乡。另一位头戴遮阳帽，身穿日本警官制服，脚蹬乌黑发亮的皮靴，显得朝气蓬勃，英俊潇洒。他叫曾海山，在日本警官学校毕业后还乡谋职，以求发展。

潘文浩猎鹰一般的目光在码头上反复搜巡，结果大失所望，只见兵司吏目带着两个衙役候在那里，与当年衣锦还乡时盛大的接官场面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不由心生怨怒，无奈长叹：“人情薄如纸，虎落平阳被犬欺！”

曾海山没理会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显贵，独自凝神眺望，佛掌山五峰并列连绵高峻，古柏森森，象一个巨大的绿色屏障，拱卫着宛若水上浮宫的古城；岸边船舶如蚁，江上白帆点点，悠扬舒展的平水号子此起彼伏，亲切而又温馨。他陶醉了，拥抱似的张开双臂，由衷感叹：“久别了，故乡，回来了！”

“海山兄！”一声热切的呼唤把曾海山从如痴如醉的梦境中惊醒，只见表兄唐春生站在码头向自己招手。他答应着匆匆跑下轮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学成归来，前程似锦。”过了一会，唐春生才热忱地祝福。

“还望春生兄多多提携。”曾海山松开双臂，真情回答。

“彼此彼此，回家再说。”唐春生笑涔涔地说：“老妈都等急了。”

“曾先生，您的皮箱。”轮船上的茶房提醒。

“你不说我倒忘了，谢谢。”曾海山说。

“性情中人，忘情使然。”唐春生让跟班接过行李，又赏了一块碎银子给茶房，才挽起曾海山的胳膊，穿过河街，踏上了官码头的阶梯。

西门外的官码头既是迎官接圣之处，又是商贾云集之地，十八台三百三十三步宽大的石梯直上云天，连接历史，通向未来，深深的足迹象一部厚重的史书，让人读不完，思不尽，猜不透。两旁盖满楠竹捆扎的吊脚楼、依势而上，一间挨着一间。茶房、酒肆、饭铺、杂货店及廉价旅栈一应俱全。过往客商熙来攘往，吆喝叫卖之声不绝于耳，特色独具，尽显水码头的热闹繁华。

“春生兄一向可好？”曾海山关切地问。

“混迹江湖，一无所成。”唐春生谦逊地回答，脸上却堆满春风得意之色，眯缝的小眼里填满笑意。

“唐大爷太客气了，你可是我们江城的活菩萨，大善人哩！”扛箱子的跟班插嘴恭维。

“当上大爷了，哪个堂口？”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曾海山吃惊不小。

“共同社”跟班自豪地代答。

“共同社？”对帮会堂口十分熟悉的曾海山没听说过这个名称，疑惑的问。

“这是过去的共进社、同心社和德胜社三家合并而成的新名称。”唐春生漫不经心地解释。

“三社合一，首创袍哥新制，沧江锦水的码头无可匹放，堪称第一。”曾海山啧啧称赞。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更不敢妄称第一。”唐春生依然谦虚。

“共进社是仁字号，多是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地位崇高。同心社属义字号，船帮势大，商行老板纷纷加入，相互依靠，财力雄厚。德胜社属智字号，是船工力行的堂口，虽然人多势众，但地位低下。

三教九流，利益不同，怎么能弄到一起呢？”曾海山愈发不解。

“共进社名重一时，但人少势孤；德胜社穷困低下，但人多势众；同心社虽然财力雄厚，但名力皆虚；都不成气候。”唐春生扼要解说：“时逢乱世，唯三社合并，以共进社之名，同心社之财，德胜社之力，长短互补，天地人合，方可自保。”

“三社合并，受惠最多的是我们德胜社的兄弟们。”跟班说。

“为什么？说来听听。”曾海山饶有兴趣地问。

“章程规定，凡帮中兄弟受伤者包医，致残者领三年例份，死亡者发银抚恤。先生想想，这水上、码头哪个死伤多？自然是德胜社的船工、力行啰。所以得利最多。”跟班颇为自得地说。

“我明白了，但钱从何来？”曾海山又问。

“唐大爷一诺千金，率先捐钱垫底，共进社的老爷们和同心社的老板们自愿认捐，船工和力行则在工钱里十抽其一，统一掌管，用来放贷收息，或者投资兴业，以钱生钱，越滚越多，源源不断。”跟班似乎颇知内情。

“这个办法好，兼具外国慈善基金和保险公司的味道。”曾海山赞道：“春生兄，你可是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好事哩！合并起来顺利吗？”

“颇费周折。”唐春生说：“主要是共进社那班老爷，自视官家名流，与船帮商贾为伍已有辱斯文，与满身汗臭的船工、力行同堂称兄道弟，更是奇耻大辱。我说，富不过三代，王侯世家，宁有种乎？别以为船工、力行下贱，但无论世道如何变迁，这河道码头始终是他们的天下，谁也取代不了。如此一说，大家不再言语，只有施翰林坚决反对，但独不拗众，事就成了。”

“施翰林不干正好，大家推举唐大爷出来掌旗掌舵”跟班又说。

“众望所归，理所当然。”曾海山结论，一股神仙饭合着猪油醪糟、粉蒸鲈肉的浓烈香味扑鼻而来，禁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说：“好香，几年不吃家乡饭，真让我垂涎欲滴。”

“别寒碜了，我已在文卓园订了酒席，为你接风洗尘！”唐春生说。

“知我者，春生兄也。今晚务必放开肚皮饱餐，以解四年之饥。”

说话之间，他们早已进入西门，行于圣眷大街。官署衙门，重檐彩绘，骑楼酒肆，粉墙黛瓦，庄重而又繁华，别是一番景象。身处其中，如临梦境，既熟悉也新鲜。曾海山留连不已，唐春生紧催慢赶，方才依依不舍地径奔唐家大院。

兵司吏目领着潘文浩住进驿馆，洗漱刚毕，巡防营和安定营管带徐芝龙和关文匆匆赶来，抱歉说：“知州大人欠安，命我二人前来相陪，望潘大人海涵。”

“好个戴长庚，不是我在圣上面前周旋，教案之时早就让他脑袋搬家了，能有今天？忘恩负义，不是东西！”潘文浩怒火冲天，破口大骂。

“潘大人息怒，官场之中，从来只有利害二字，没有信义可言，何必较真。”徐芝龙不阴不阳，故作殷勤地说：“今天我作东，在文卓园为你接风洗尘。”

“算了吧，潘大人久居宫中，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谁稀罕文卓园？”关文讨好地说：“不如请潘大人到燕子楼吃花酒，放放火气，快活快活。”

“什么燕子楼？可有什么新鲜的讲究？”潘文浩听说吃花酒，眼睛一亮，急不可耐地问。

“燕子楼乃江城青楼之最，扬州帮所设，取意赵飞燕初为妓女，终为皇后的故事。”徐芝龙说：“其名为楼，实为一厅三进的大院。照壁回廊，雕梁画栋，地铺绒毡，壁挂书画，梁悬宫灯，富丽堂皇。庭院中假山突兀，池水如镜，树木繁茂，四置盆景，奇葩异卉，流彩溢香，如临仙境。让人心摇神移的还是那一个个性情温柔，举止婉慧，语如莺啼的美人儿——扬州瘦马，并以红楼梦中十二花魁命名，勾人遐想。”

潘文浩久闻扬州瘦马都是老鸨从各地搜购来的娇小女童，经过十年八年的刻意调教，而成的尤物。个个粉面桃花，杨柳细腰，莲步婀娜，落地无声，淑静优雅，更兼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淫词滥调样样在

行，房中秘诀滥熟于心，既能挑逗，又能尽兴。古人云：“尤物足以移人”，前明崇祯田皇后亦是瘦马出身，可见“参茸难与争功，长生不老之药也不过如此”的美誉并不为过。想自己行走天下，犁遍京师、杭州、秦淮等名妓，独与瘦马无缘，不料削职还乡还能享受此等艳福，高兴之至，把戴长庚避而不见的冷落抛到一边，猴急地说：“恭敬不如从命，两位既有此美意，现在走吧。”

徐芝龙和关文陪着潘文浩直奔燕子楼，老鸨见是熟客，笑脸相迎。关文介绍过客人，吩咐摆一桌花酒到头牌花魁袭人房中，好生侍候。

“可是开过苞的？”潘文浩问。

“开过了。”老鸨说。

“可有没开过的，本老爷喜欢破瓜。”潘文浩毫不掩饰地说。

“有倒是有的，只怕她不肯。”老鸨面露难色，故意挑逗。

“拿钱买肉，哪有不肯的道理。”关文愤怒地说：“少啰嗦，照潘大人说的办。”

老鸨知道财神爷来了，正好借此破了尤三姐的身子，以后定会财源滚滚，一箭双雕，满心欢喜地领着他们上楼而去。

这尤三姐出身寒门，被骗卖到燕子楼后被调教得媚态如春，宛若出水芙蓉一般美丽，但天性孤傲，守身如玉，仅凭副银铃般的好嗓子 and 弹得一手好琵琶招揽看客，绝不卖身。老鸨屡劝无效，将其领到密室之中，拜过白眉大仙，细说青楼本色，晓以“大义”，施以怀柔，再请出“神鞭”恐吓，逼其就范。尤三姐是个烈性女子，软硬不吃。老鸨气得七窍生烟，招来打手，将其衣裤剥尽，用裹脚布兜胸盘住，绕过双肩，缠于两臂，捆住两个大拇指吊到房梁之上，离地三寸，仅留脚尖触地。尤三姐赤身裸体，羞无处藏，把心一横，紧闭双目说：“打吧，死了倒也干净！”她听说过“神鞭”的厉害，但不知皮条编织的鞭子内扎了许多钢针，是个只让你活受罪，却不取性命的东西。老鸨命尚未接客破瓜的小姑娘们都来受教，再让打手挥鞭笞罚，针针刺肉，鞭鞭见血，打一鞭转一圈，象风车儿似的。尤三姐哪受过这等酷刑，求生无术，求死无门，痛哭哀嚎：“你杀了我吧！”

“杀了你？没那么便宜。这十几年你吃喝穿戴，还有卖身银两我找谁去？”老鸨冷笑着说：“不打你皮开肉绽，不知利害。再打！”

“神鞭”重新落到尤三姐的身上，辟辟叭叭的声音震荡密室，恐怖而又血腥。

“妈妈可怜，饶了我吧。”尤三姐肝肠寸断，心胆欲裂，头发散乱，两眼滴血，苦苦哀求。

“回心转意了？”老鸨得意地问。

“我接客，我卖……”尤三姐点了一下头，一口气没接上来，昏死过去。

众姐妹见状，吓得魂不附体，齐刷刷地跪地讨饶。老鸨也怕尤三姐真的死了，端起一碗凉水劈头泼去，尤三姐猛受刺激，醒过来。

“看在众姐妹的份上，暂记三十鞭。如不听话，再加一百！记住了？”老鸨命打手放下尤三姐，恶言威胁。

“记住了。”尤三姐哽咽回答。

“从今以后，客至献茶，饮酒行令，逢迎卖笑，丢情弄欢。”老鸨严厉吩咐：“伤好得上头接客，破瓜开苞！”

尤三姐满口应允，表面上被降服了，心里却盘算着如何逃离虎口。

尤三姐新伤初愈，弱不禁风，见老鸨领着三位老爷进门，知道是喝花酒，便强装笑脸迎了上去，使出从小练就的秋波流盼，勾人心魄，活脱不粘而又不露放浪形迹的眼神，殷勤招呼，看坐献茶。

“这就对了，我的好乖乖。”老鸨看到这匹难驯的马驹如此表现，自然高兴，称赞一句后告退。

“如此美人，我怎么没发现？”关文色迷迷的盯着尤三姐直吞口水，不无醋意地说：“潘大人艳福不浅。”

潘文浩被娇羞哀怨，楚楚动人的尤三姐迷倒了，恨不得立刻钻到她的肚子里。他根本不理睬关文在说什么，一把搂过尤三姐又啃又咬。

看着这两个毫不知羞，不顾体面的淫棍，徐芝龙十分厌恶，又不好发作，佯装欣赏墙上的吕洞宾挂像，问：“小姐供奉吕纯阳，想必

等待点化，这人是谁呀？”

“苦海无边，生死由命，不敢奢求。”尤三姐借着答话的机会挣脱出来，眼含泪水，嘴角带笑地招呼：“老爷，请坐下喝茶。”

“这话就不对了，今天潘大人特来点化于你，以后就是我关某人”了。”关文恬不知耻地毛遂自荐。

“玉洞神仙天上度，青楼脂粉庙中香。”徐芝龙念念有词，摸到唐春生请他赴宴的帖子，正好借故离开，说：“芝龙公务在身，请关文兄陪潘大人快活吧，告辞。”

“什么鸡巴公事，城门失火了？”潘文浩不高兴地问，并不阻拦。

“什么公事，莫不是到文卓园喝酒吧？”关文追出来拉住徐芝龙问。

“唐大爷请客，总得去应酬一下吧。再说，我留在这里反而碍事，这一走岂不两全齐美？”徐芝龙摇了摇手中的大红请帖，边走边说。

“不就一张帖子嘛，我也有。”关文紧追不舍，问“今晚的花销怎么算？”

“鸡肠肚眼，全算我的好了。”徐芝龙急于摆脱关文，慷慨地说。

徐芝龙的大方反而让关文不安，暗想，唐春生在江城的势力如日中天，连知州大人都要让他三分。倘若徐芝龙靠上这棵大树，自己却错失良机，岂不吃亏？于是跑前一步，拦住徐芝龙说：“不行，我也得去，一起走。”

“潘文浩怎么办？”

“削职丢官还要什么威风，让他自己快活。”关文不屑一顾。

“戴大人命我们作陪，都走了不好交待。”徐芝龙为难了。

“就说唐春生请客，又能怎样？”关文开始耍蛮。

“自讨挨骂，愚蠢之极。”徐芝龙借机骂了一句，说：“请潘大人到花园中说话，我自有办法。”

关文心中不快，又无妙计可施，只好从命。不一刻潘文浩已到，徐芝龙编了一套城中发现逆党分子，必须连夜搜捕的谎话，讲得绘声绘色。关文暗骂徐芝龙尽会骗人，却又不得不从旁帮腔证实。

“既然如此，我也不便强留。”潘文浩半信半疑，接着说了半句

要钱的话：“只是今晚的花销……”

“潘大人放心，一切花销我们全包了，你就尽兴吧。”徐芝龙说罢，与关文一道拱手而别。

“恕不远送。”潘文浩虚应一句，兴冲冲回到花房，却找不到尤三姐。忽见窗户大开，一条白绫垂墙而下，他顿时明白过来，怒冲冲地跑到门外廊上大吼：“老鸨，小贱人跑了！”

这一喊把整个燕子楼都惊动了，老鸨带着一班打手闻声而来。

“你跟老子放飞鸽，玩仙人跳那一套鬼把戏，活得不耐烦了！”潘文浩不由分说，揪住老鸨就是一记耳光，嚎道：“小心我活劈了你，再把这楼子烧个精光！”

老鸨顿时口鼻流血，眼冒金花，还不得不忍痛陪笑认错，让打底大姐先陪着潘大人，自带一帮打手四处抓拿尤三姐，闹得鸡飞狗跳。

潘文浩深知青楼规矩，见老鸨赔送的打底大姐虽不十分标致，却也素雅风流，忍不住淫心大发，抓小鸡似的扔到床上，剥去衣裤，还骂骂咧咧地说：“李代桃僵，先搞死你再说！”大姐欲哭无泪，只能任其肆虐。

尤三姐不甘受辱，乘虚而逃，可惜三寸金莲能跑多远？高墙深院又逃往何方？不大功夫被抓回来了。老鸨命打手将尤三姐的全身扒光，胀红着脸对正在行淫的潘文浩说：“覆帐相送，算我陪罪，大人请便。”

“便宜你了，都给我滚！”潘文浩掀开大姐，赤条条的跳下床来，轰走众人，照准尤三姐脸上一记耳光，忿忿地说：“我堂堂武进士，御前侍卫，一个小小的州官居然推三阻四，避而不见，你这贱人也敢跳窗而逃，欺弄于我，岂有此理！”

尤三姐早被吓昏了，口鼻流血竟不知疼痛，象一具僵尸任由摆弄。红烛高照，潘文浩这才看清那白如润玉的胴体不但布满血腥，而且起伏有致，线条优雅，兴奋不已，淫邪地说：“好一块鸡血石，够我享用了！”

面对野兽一般强壮而又花样百出的潘文浩，忍受着长时间的剧烈冲击和重压，尤三姐被深深的耻辱和痛苦彻底摧垮，但没有哭泣，没